

诗卷·上

# 彭燕郊诗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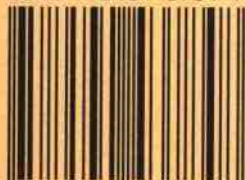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84.11

ISBN 7-5404-3784-7



9 787540 437848 >

ISBN 7-5404-3784-7/I·2308

定价:280.00 元(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彭燕郊诗文集. 诗卷. 上 / 彭燕郊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 9

ISBN 7-5404-3784-7

I. 彭... II. 彭...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2 ②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4397号

彭燕郊诗文集  
诗卷 上

彭燕郊 著

责任编辑: 崔 灿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980 × 640 1/16 印张: 25.75 插页: 4

字数: 370,000

ISBN 7-5404-3784-7

I · 2308 定价 280.00 元 (套)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题字 张 汀  
木刻 廖冰兄  
篆刻 聂绀弩  
油画 兰 欣 丹 丹

责任编辑 崔 灿  
装帧设计 汪 勇



荆楚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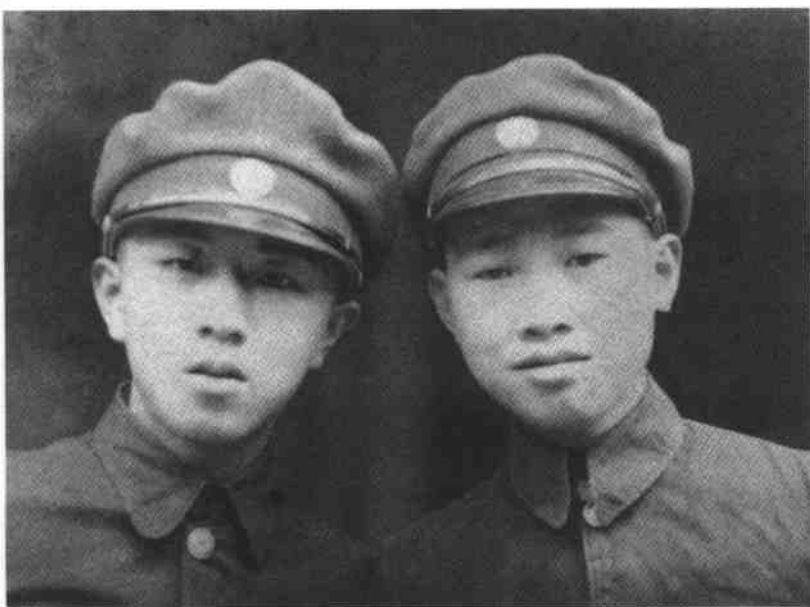
1932年・莆田



1935年・厦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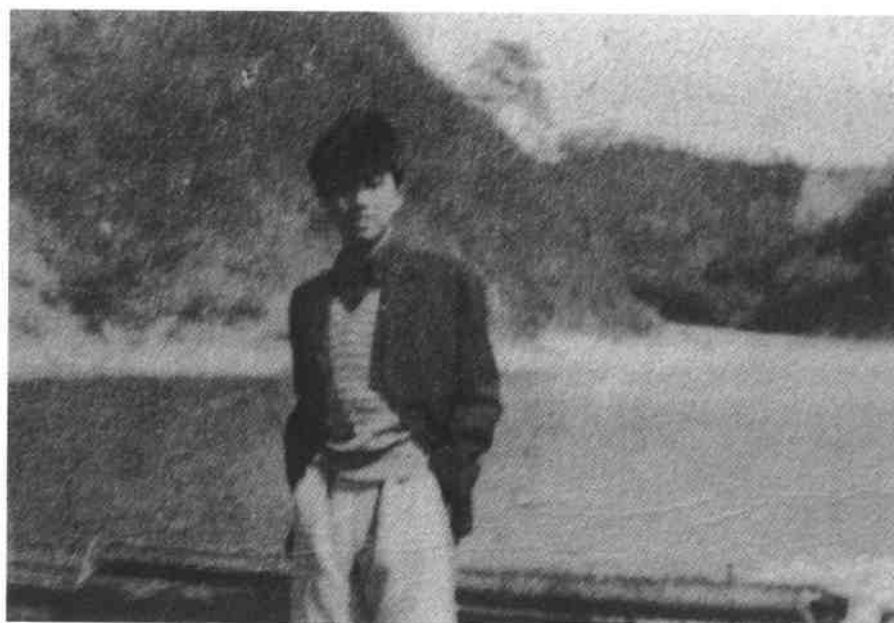
郑伯修, 1937年, 漳州



彭燕郊、沈柔坚, 1938年, 漳州



辛劳,1939年,泾县小河口



1939年,泾县黄荆坞



1945年,重庆



邵荃麟,1961年,青岛

张兰欣,彭燕郊,1942年,桂林



# 序

龚旭东

文学史上常常出现一种现象：每一时期走在时代最前沿、最具先锋性的文学家，常常并不是最被文学史论家们叫好的人。“朦胧诗”中多多和芒克的前卫性和启示性更强，但他们反而因为向前冲得太快、冲得太远，无法让当时的多数读者特别是主流文学史论家们接受，他们更能接受那些与“主流”意识靠得更近些的人和作品，于是选择了北岛甚至并不“朦胧”的舒婷。学院派话语霸权“改造”历史本来面貌的又一个例证是关于“九叶派”的造神运动，将这个40年代并无多少现实社会影响的小圈子校园诗派，“打造”成了中国新诗史上似乎“举足轻重”的主流诗派（这里面也有阐释家们为新时期诗潮寻求“正名”资源而进行“发掘”的功劳）。

现在，新诗正处于对过去半个多世纪诗学传统矫枉过正的另一极点上，新诗的很多历史真相在许多人和文学史论家们的心中，已经被有意或无意地颠覆了或湮没了。这些年来，许多诗人文学信念溃散，文化价值观紊乱，文化平庸化和商业气息愈来愈浓，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媚俗之风愈演愈烈，许多人专注于吟唱一己的小感受、小趣味、小伤痛，或以愤世嫉俗的情绪宣泄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或以自己低俗媚俗、奇形怪状的姿态博取社会注意，或者在象牙塔中以文化贵族的心态傲慢

而心怀怜悯地俯视俗众，咀嚼自己的“高雅”趣味，他们彼此之间论战不已，各自跑马圈地，争取话语权。对于文坛的这种景象，罗曼·罗兰说得真是一针见血：“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诗人们永远都不缺少才气，但他们多在挥霍自己的才情，制造出大量平庸而没有“性格”的垃圾。诗与时代、社会、人民、责任感的关系，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高贵品质，诗歌作为时代和社会心理风向标的价值，以及诗人作为时代和社会良心的自我担当，在他们心中已成了可笑的、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东西。因此，当今的许多诗歌失去人们的普遍尊敬，这些诗人自己是应该负有主要责任的。

放眼诗界，怀有高贵心灵的真诗人在哪里？敢于大无畏地站在历史的纬度上，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思想艺术追求在哪里？敢于表现时代责任感，敢于引领艺术探索潮头的勇气在哪里？健康纯正的艺术趣味和高瞻远瞩的文化品格在哪里？思想独立自由，却不让独立禁锢自己、不让自由恣意泛滥而随波逐流的严正的艺术态度和艺术技艺在哪里？

——我们有的。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真诗人！尽管，他往往是站在灯火阑珊处。

——彭燕郊，就是这样的真诗人。

彭燕郊的存在，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中国文学史不能忽视的，也必将对21世纪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 一、新诗史上独特的“彭燕郊现象”

一提到彭燕郊，人们大多习惯性地将他定格在“七月派”诗人这个“点”上，其实，彭燕郊早已超越“七月派”，成为大师级的诗人了，将他定格于“七月派”事实上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他诗歌成就的全面认识。

彭燕郊出生于1920年，十八岁开始发表诗作，六十五年

来，他从人生的炼狱到艺术的祭坛，始终坚守着自己献身于诗歌的艺术信念，即使在国民党的牢狱、1955年胡风案以及“文革”时的囚室中，都烛燃着诗歌的光芒，守护住人性的美丽和艺术纯洁。

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七月派中，彭燕郊就是一位有很强边缘特质和独特个性色彩的诗人；在50—70年代，彭燕郊被人们遗忘了二十多年，但即使被放逐在文学之外，他也始终坚持“潜在写作”，奠定了后来不断自我超越的重要基础；1984年，遭遇到人生的又一个密云期，已经六十四岁的他却以此为又一个起点，不惜自我放逐，再次超越自我，实行“衰年变法”，创作了一系列中国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诗作；他七十岁发表二万余言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八十岁发表四百多行的长诗《生生：五位一体》，今已八十四岁的他，仍葆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广阔的艺术想像力和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以他众多卓尔不群的高质量诗作，以他的深刻的现代性和民间性，不断创造着炫人耳目、动人心弦的艺术奇观，他的这种生命力奇迹在中外作家中实属罕见；他在思想、艺术、美学观念上的前卫性与独创性，使年轻的先锋诗人们也叹为观止。因此，便有人呼吁应该“认识彭燕郊”；因此，便产生了一个中国新诗史上独特的词——“彭燕郊现象”。

## 二、从战争之子到农民之子和社会叛逆浪子：在主流与边缘之间

彭燕郊一生都在不断让人惊奇，他的诗路历程始终是独辟蹊径又不失其正。最初接触他的诗作，我曾惊讶于他的诗一开始就有一种生机勃勃却没有一丝暮气的“老成”，并体现出兼具主流品质又兼边缘另类精神的特征。

作为战争之子的彭燕郊，他的那些抒写民族战争中悲壮情

怀、坚忍意志和乐观精神的诗作，是抗战诗歌的“正声”，强烈凸现了时代的主旋律，然而使彭燕郊在当时得享盛名的原因大约并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位少年在奏响时代主旋律时与众不同的艺术视角、表现方式和抒情气质，那是与战争初期诗歌浮躁直露的诗风截然不同的。彭燕郊也不像许多七月派诗人那样诗风强烈但较为单一，在作为战争之子的主流诗风之外，他的作为农民之子的深沉、作为社会叛逆浪子的内省，都使他的诗显得颇为“另类”，而且，早期彭燕郊诗歌的发展轨迹恰恰是从主流向边缘发展。

1938—1940年新四军时期彭燕郊的《山国》《冬日》《雪天》《岁寒》《春天——大地的诱惑》等名篇，基本上是对生活切身感受的提炼和升华，适合这一时期少年人的心灵特征和抒情天性，其与众不同的抒情方式是一种少年天才的本能展现。《秋天是我的季节》和《村庄被朔风虐待着》是少年彭燕郊这一阶段特别值得重视的作品，前者是这位少年浪子心灵世界和内省诗风的本真表现；后者则预示了中国新诗一个全新境界的开启，它得到阿垅的激赏是有道理的，它的雄浑、深沉、厚重和交响诗般的大气磅礴，是从《山国》起就初露端倪了的，这是抗战初期诗歌中少有的杰作之一，应该当之无愧地列入彭燕郊诗歌的代表作和中国新诗的传世之作中。

1940—1945年是彭燕郊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离开新四军，开始从战斗的江南“流浪”到大后方，虽然也还有《风前大树》《葬礼》《在这边，呼唤着》这样与时局密切相关的诗作，但数量不多。从《路毙》开始，他由战争之子更多地转向农民之子和社会的叛逆浪子，这使他与大多数七月派诗人拉开了距离，民族战争已成为一种深刻的背景，民族战争中的人（特别是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成为彭燕郊关注的重点，他发掘“潜伏在人民的生活底层，心的底

层，为一般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倾心吐胆地说出他们的朴质的希望”（聂绀弩语），冀望以此推动民族战争对民族的“改造”。因此，便有了《路毙》《雨后》《倾斜的原野》《殡仪》《小牛犊》《陌生的女客》等中国新诗中未有过的诗作。他歌颂人民天然的纯朴向上的品质，自觉揭示底层人民精神上的麻木、消沉状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露出“从精神奴役的创伤下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夺取生路的求生愿望”（胡风语），而在散文诗《村里》（组诗）《谷》《土》《奔》《锚》《笼》《路》《宽阔的蔚蓝》以及长诗《妈妈，我，和我唱的歌》等诗中，他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表现了从精神奴役的创伤和氛围中夺取生路、挣扎出来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可以说，早期的彭燕郊是在诗歌中独一无二地表现了后来胡风所说的中国人“精神奴役的创伤”和“生活欲求”的七月派诗人——他在一种“甚至连自己也不能充分理解”的状态中，独特而出色地表现了胡风的这一深刻历史命题——彭燕郊由此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新诗领域中少有可比肩者，却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认识，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失和遗憾。

在对中国农民生存状态和灵魂状况进行深刻剖析与揭示的同时，彭燕郊更深入地对自我进行内省，《秋天》《池沼》《海誓》《柚子花开的地方》《杂木林》《雪恋》等，都是很纯粹的心灵独白式的精神内省之作，它们出自于彭燕郊内心的表达需求，与彭燕郊漂泊（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之旅）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相契合，是真正体现彭燕郊“多梦时节”特征的作品。这种作品与当时七月派诗歌的主流倾向有极大的差异，虽然也有信念的持守与张扬，但本质上却是十分“唯美”的纯诗，《树，桥，和风》《蛙鼓》《晴朗》和《谷》《土》《奔》等等甚至是很现代派的作品。在当时的革命诗歌阵营中，以这样的精神姿态、艺术观念和艺术方式进行创作的诗人不多（写《北方》《旷野》时的早

期艾青曾经是这样的，但很快就转向新的追求了)。这种艺术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及美学观念的转换，使彭燕郊真正从主流时尚中站到了边缘的位置，也使他比大多数诗人们更多地葆有了自己独特的、本真的艺术个性与艺术创造力，不致被主流时尚迅速同化而丧失自我。流浪的生活方式和漂泊中的精神之旅，国统区纷纭、活跃的文化氛围等等，为彭燕郊艺术个性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由空间，使他得以充分发展自己的气质与心性，保持艺术创作的纯粹性，并在主流与边缘之间自由往来和栖居，而不必将自己同化得与他人一致。内省的气质使他获得了精神的早熟，也使他的创作没有随抗战初期的浮躁诗风发酵成空泛的激情；同时，他的内省又保持着感性的滋润，没有流于观念化；他内省的温床，始终是生活现实，他的创作始终是感于外、动于中而发乎歌咏，这使他的创作始终纯正而蕴藉。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彭燕郊早年的作品就会发现，不仅他那些具有独特视角和抒情方式的抗战主题作品仍具有相当浓厚的审美意趣，他表现中国乡村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表现自我精神旅程和内省心绪的诗作，更是具有抗战时期诗歌少有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

40年代后期，彭燕郊的诗风随社会和时尚的改变而变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反讽性和戏剧化因素的增强。这一时期彭燕郊最重要的创作是他的狱中诗。这次狱中的生死磨砺，对彭燕郊此后一生及其创作十分关键，它使彭燕郊的人格精神和意志力得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锤炼，是彭燕郊1955年再入牢狱和“文革”中重入囚室却不致崩溃，经二十多年苦难而不致沉沦、异化的基础，它也使彭燕郊的“主观战斗精神”不仅在艺术创作层面上，而且在生命意识和生存意志的层面上，得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实践与张扬。《人》《爱》《致意》等这些诗，决非一般的述志抒怀之作，也并非为了发表而作，它们是为了精神的

自我解放、生命力的不屈与张扬，而不得不发为歌咏，这是彭燕郊、也是新诗中较早的“潜在写作”，因此，当彭燕郊在狱中将那些用生命写就的诗句，用芝麻般的小字记录在二指宽的小字条上悄悄传出狱来，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诗”了。彭燕郊的这些诗与冯雪峰的狱中诗一样，以充满圣徒般的人格光辉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成为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异彩。由此，在七月派中已经处于边缘状态的彭燕郊（1945年后他与七月派的实际关系已是若即若离），反而在精神上更能传达出七月派的神髓。这真是耐人寻味的现象。

### 三、“炼狱”中的“潜在写作”：艰苦卓绝的精神突围

彭燕郊在20世纪末回顾一生时曾认为，对他而言，50—70年代是“生活的炼狱”，这一时期他被剥夺了艺术创作和自由发表作品的权利，却因此“有了个精神收获期，那是用生命之血酿造的无比辛酸苦涩的流向干涸的心的热泪灌溉出来的”（《我应该怎样想——一些原生态思想素材》）。这一时期彭燕郊的精神历程和创作状态，对于他80年代以来的高喷发创作状态的形成，对于深入探究“彭燕郊现象”的成因等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955年，彭燕郊因胡风案被捕羈囚，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自我内在压力下，在空前的精神危机中，仍然是诗歌拯救了他，是对诗歌的热爱，对真、善、美（它们被人们使用得太滥了）的热爱拯救了他。在狱中，要写自己想写的诗是不可能的，便只能每个自然段用一个语词代表，反复默想，以助记忆，获释后默写出来——这很令人想到胡风先生在狱中以连环对诗体吟诗，有条件后凭记忆录出；也使人想到李锐在狱中写《龙胆紫集》。但胡风和李锐都是采用古体诗的方式写作，模式化的形式屏蔽了许多原生态的惨烈的精神景观和感受。彭燕郊

用散文诗形式写的，却正是这一文体最擅长表现的灵魂世界里的惨烈挣扎与搏斗，是“扶心自食”式的精神“夜行”景象。它们惊心动魄地展示了灵魂遭受的外部诘难和自我拷问，在达到极限的种种压力下精神的极端性迷惘、错乱、战栗、奔突、思索、自救和反诘。彭燕郊写作这些诗的时代背景、环境氛围、精神状态及写作方式，这些诗中记录和蕴含的极为丰富、复杂、独特的人类经验，使这批作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具有典型价值的精神实录和“在场”见证。此后二十多年的磨难仍然没有能消磨掉彭燕郊对诗的钟爱，反而将他的一片冰心磨砺得更加晶莹，他在“文革”中所写的诗作更加沉郁深挚了。

在一篇关于彭燕郊的论文中，我曾使用“突围”一词来表现彭燕郊在一生各个重要关头的精神姿态。在他早年，是从窒息人性的乡村庸习恶俗中突围，从流浪的宿命与无常中突围，从国民党的牢狱中实行精神突围；而在没有个性和精神空间的悲惨环境里、在长期蛰居于街道小厂的灵与肉的困顿中，他仍然是个叛逆的浪子，他凭着对艺术与美的信念进行了精神突围。

其实，许多人都与彭燕郊一样，有从小叛逆不羁、个性自由独立的思想基础，有历经磨难的意志力量，有对艺术与美的强烈热爱，为什么他们未能像彭燕郊那样实现突围呢？这是一个相当具有历史意味的问题。

彭燕郊在1955年胡风案羈囚期间的作品和“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诗歌（他已将自己的部分潜在写作诗歌编成诗集《野史无文》出版，一部分已先期发表于散文诗集《夜行》中）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十分珍贵的“潜在写作”文本，他在《野史无文》的扉页上用他挚爱的鲁迅《野草》中的话作为题记：“……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扶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这是意味深长的。这些不寻常作